出 版 说 明

我社自 1977 年起，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，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，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。1994 年后，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21 世纪肇始，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，我社决定恢复中、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，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，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、短篇小说，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。

恢复出版的中、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，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，长期做下去的决心。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，各编一册，于次年元月出版 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，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，他们应我社之邀，对当年的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、广泛的研讨，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。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，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，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，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

目　录

云追月 …… 叶　弥 1
姑父 …… 王瑞芸 49
林老板的枪 …… 杨少衡 76
响马传 …… 叶广芩 127
破坏 …… 朱日亮 172
怕羞的木头 …… 孙春平 222
蝙蝠 …… 普　玄 266
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…… 迟子建 346
第三个人 …… 钟晶晶 403
在海德堡坠入情网 …… (台湾) 龙应台 429
未完成的夏天 …… 钟求是 471
四季流光 …… 宗　璞 518
采阴采阳 …… 张　静 563
长河边上的小兄弟 …… 宋唯唯 614

云 追 月

叶 弥

认识云家兄妹是在“红"茶馆。

“红"茶馆坐落太湖边,是这一带最热闹的茶馆。有人在这儿办理生意场上的交易,有人在这儿唱小曲讨钱,时不时地会有打架的事儿发生,但也不至于当场拔刀子。那天午饭 后,我从厂房里出来,沿着一条青草小路朝“红"茶馆走去。我是个外来户,凡事小心,除了当地的领导,我从来不曾结交当地人。五六十年前,这里遍地湖盗,遐迩闻名。进出“红"茶馆的湖边人,也许有一大半都是当年湖盗的后代,他们脸上挂着温顺的笑容,裤腰里挂着亮锃锃的刀子。谁也不能保证,刀子都清清白白的。

快到秋末了。这个时候总是乱糟糟的,草和树一个劲地疯长,空气里到处浮游着小昆虫,就是在白天,土地里的虫子也拼命地鸣叫。这一切都告诉

我们：自然界跳着最后的探戈，这一年的繁华已经到了极顶，就要朝下坠落了。

今天上午下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雨，干燥的土地滋润了一下。此时雨过天晴，云层里剥出来一轮黄灿灿的太阳，水淋淋的，没有热力。湖边的芦花很快就被风吹干了，白色的、干燥的芦花，像灰尘腾起在湖边——整个湖边。

面对如此壮观的自然，我最乐意想的是湖盗的事。若干年前，湖盗们驾着帆船，出现在同样的良辰美景中。打家劫舍，也曾经如此诗情画意？

过了一会儿，我结束浮想联翩，朝"红"茶馆走去。我不爱结交湖边人，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当年湖盗的后代。他们具有明显的性格特征：固执、强悍，具有危险的激情。我之所以今天会去，都是冲着"红"茶馆的老板。他是这一带暗路上的领袖，谁家出了事，找他调停没错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："红"茶馆的老板据说是这座城市最早的"红卫兵"之一，他的革命激情从那个特殊的年代延续至今，只要气候允许，他总要穿一件前胸印有大红五角星的汗衫。他当年用过的红袖章贴在大堂里，与供奉的财神放在一起。这老板姓洪。我对这种特殊人物感兴趣。

我刚走到茶馆门口，茶馆的老板娘就迎出来了。她的出现至少有三个含义：

一、我是贵客；

二、我是一个女贵客；

三、今天的茶钱是免费的。

除了以上的感觉，我还敏感地预见到：今天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发生。至于是哪方面的事，还不清楚。老太太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

果然，二楼的楼梯上走下来一个人，这个人对我说："薛厂长，你来了正好，楼上三缺一，你有没有兴趣？"

我当然就是薛厂长，这个人是做五金的郁厂长，他有一个如花美眷，成天给他惹麻烦。他少了一根小拇指头，就是他情敌的杰作。我上了楼，看见靠窗一张桌子边坐着两位男士，一位是鲁厂长，他也是做五金的，与我有生意上的往来。另有一位剽悍的四十来岁的男士端坐在那儿。我不认识。他后面还坐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妇女，梳了一根大辫子，在脑后盘成一个乌黑的髻，发髻上插满娇嫩的白兰花，香气袭人。我不由得多看了她一眼。出于女性的直觉，我判断，这样戴花的方式预示着内心的某种狂乱。我看了她一眼，她也看了我一眼，眼睛里轻快的波光一闪，椭圆形的脸上一派善意和平静，没有任何被压抑的东西。然后，她从桌子上捡起一只石榴，剥开来，静穆地吃起石榴子。她很懂得吃石榴的方法。

厂长们打的是现在流行的一种牌，赌注很大。恰好我十分喜欢玩这种牌。我坐下来的时候，那位剽悍的男士站起来了，双手在桌子上一分，说："我不打。我从来不和女人赌钱。"郁厂长对他说："这位是薛厂长，她的爷爷薛三公子是当年有名的赌王。"剽悍的男士垂下眼睛，朝我略微点一点头，轻轻地说："那么，讨教了。"坐下了。他的姿态告诉我，他之所以坐下，只是看在当年的赌王薛三公子分上。这是个讲究原则的人物。

在发牌前，郁厂长指着剽悍的男士对我说："这位是云厂长，云如海。那位是他的，呃……"云厂长接着郁厂长的话音说："我妹子。云扣子。"他对我客气多了。当然，起作用的是当年的赌王薛三公子。

这时候，那位女士，云扣子说话了，慢悠悠的，语气怪怪的："什么妹子？我就是他的女用人。"与她戴花的方式一样，她这句话也耐人寻味。这句话告诉我们 她对妹子的身份感到不满意，但又不便直截了当地否定。

我这天的手气特别好，云如海手气特别差，我赢的钱都是他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

的，赢了有两万多。傍晚时分，外面的芦苇丛里传出一声悠长的鸟鸣，云如海把手上的牌一扔，瞧一眼云扣子，赌气地说："不玩了。我和女人打牌总是输的，因为女人身上有一股味道叫人分心。扣子，走，我们到芦苇荡里打野鸭去。难得这么好天气。"

云扣子应声拿起倚在墙上的一杆猎枪，跟着他大步走了。他们走到湖边，解开系在一棵柳树上的小船，云扣子一划双桨，船就朝着湖心里面去了。湖心里长着许多不知名的小岛，岛上有成群的野鸡野鸭。这一年还没有禁猎。

这就是我认识云家兄妹的经过。我马上就知道他们不是亲兄妹，他们真正的关系是暧昧的。

那天晚上，云家兄妹走了以后，"红"茶馆的洪老板回来了。于是，我与郁、鲁二位厂长就被他留着吃饭。这一顿饭让我终生难忘。各种各样的湖鲜堆满桌子，觥筹交错。与之相配的是，洪老板讲述了他的所谓的革命生涯。他一面说着话，一面不时看我一眼，貌似漫不经心，只有我知道他的心思。所以这天晚上我也很兴奋，云里雾里地，说话也有点失态……满桌奢侈，满耳荒诞，这才是真正的奢华生活！我们正说着，听得湖里传来一声闷闷的枪响。郁厂长说："云如海回来了。"

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云家兄妹身上。

猎枪是云扣子的。她虽然也姓云，但与云如海出了五服。沿湖的小渔村里，许多人家都姓同一个姓，同姓之间，有时候也通婚。云扣子有一个姑妈，当年是这一方水域出名的女盗，她的心狠手辣超过了所有的男人。传说她终生未婚，私生活极为严谨。除了杀人，她还爱好绣牡丹。她常常化装成一个整肃干净的中年妇女，拿着她的绣品到出名的绣娘家里去讨教。她死在日本人的手里。日本人把她像标本一样钉在木头上，她受难时安静的神情一直是这方民众心里的痛。她死后，这杆猎枪几经

辗转,到了她最小的弟弟——云扣子的父亲手中。云扣子的父亲用这杆猎枪打死了不忠的妻子,干净利落地结束了他和妻子之间的爱恨情仇。

于是就有了一个特别的夜晚,这个特别的夜晚风雪交加。云如海村长料理完云扣子父亲的后事,踏着厚厚的积雪,来到云扣子的家。这已经不再是个家了,凭空少了两个人,使这个家现出无比的凄凉,风雪之中,真正是家徒四壁。

这个夜晚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:当云扣子把门给他打开时,他愣住了。他从来不曾见过如此热切的脸,这张脸毫不掩饰对他的渴求。在那一刻,他觉得自己对她的渴求更甚,仿佛一个旧的美梦复苏了,他将来的日子会沿着梦中之路飘荡。

云如海心中一荡,马上克制住自己。他简单地告诉她,鉴于她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悲剧,作为村长,他有责任让她安然渡过这个难关。他希望她搬过去与他的寡母同住。

云如海带走了云扣子,云扣子带走了那杆猎枪。

按照云如海的提议,他与云扣子应该是兄妹相称。他迫不及待地这么提议,一下子就把自己和云扣子两个人的路都堵死了。但是这村里的人都说,云扣子从跟着云如海回去的那一天起,心里就存着奢望,并且把这奢望发展到极限。她是不切实际的,偏偏又固执,她有父辈身上的那种强悍。

夜里发生了什么事,我们不知道。云如海的寡母是个聋子,这么个风雪交加之夜,四方出现的神灵也不会多管闲事。第二天中午,云如海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,请了一些该请的人,见证他与云扣子结拜为兄妹。他在酒席上宣布,他将在年底迎娶副村长家的千金。大家看看云扣子的脸色,不难猜测夜里发生过什么事。她脸色铁青,右手捏成拳头放在桌子上,一只肩膀高一只肩膀低,随时要离开宴会的架势。云如海走到她后面,一只手按下她高起来的肩膀,轻而易举地打消了她的念头。一个知恩

图报的女人，一个不肯趁人之危的男人。女人对男人怀有深情，那男人不愿按着她的心思走。

云扣子如坐针毡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还是站起来走了，眼神直直地，对谁也不打招呼。

她一走，这里坐着的老人开始劝云如海，说云扣子这个女人性格太过强悍，这种女人收留在家是不吉利的。她的父亲打死了她的母亲，怎么说也是个杀人犯。她身上流的是杀人犯的血。但是云如海认为，女人怎么会强过男人呢？他云如海这辈子从来没有被女人做过主。女人在他面前从来都是乖乖的，只能表现柔顺的一面。

下午，天还在下着雪，不过已经很小了，细碎的小雪花懒散地不经意地飘洒。一夜下来，世界涨大了一倍，显得笨拙、安宁、温暖。云扣子的脸上反衬着雪光，显得精神抖擞。她提着猎枪，站在湖边一棵干枯的老柳树下，拦截一个女人。她站在那儿，与周围的风景融合成一体，清静而悠远，合成一幅中国水墨画的意境。

不久，从路的那头过来一个女人，粉红的衣服，手里提着一只大篮子，她就是云如海年底要娶的女人。婚期在即，她像所有的女人那样，因为幸福而变得行动迟缓，也因为幸福而失去判断能力。她慢慢地走过来，抬起水汪汪的眼睛看了云扣子一眼。她不知道云扣子在这里干什么，她也不想知道，这事好像与她无关。

云扣子脸色立刻煞白。她看见了云如海的女人粉红的衣裳，艳丽的嘴唇，这周围柔软的风景与她是如此相配，简直是上天特意为她安排的。她抬眼看人的时候，眼睛是水汪汪的，她的脸颊比她粉红的衣裳略深一些，映照在她的眼睛里，让她眼睛里的水光带着些许娇柔的红影。

这是个粉红的水做的女人，云扣子现在是个白里带青的女

人,她戴着白孝,脸色煞白,嘴唇发青,满心眼里愤恨。她举起猎枪的一刹那,仿佛看见云如海严厉的神色。她一迟疑,马上又放下了枪。突然她上前一步,鲁莽地把云如海的女人推倒在地,在她身上踢了一脚后,失声大哭。

这种没头脑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是:云如海把她赶回了她自己的家。云如海认为,既然已是结拜兄妹,那么大家就应该守好自己的本分。云扣子破坏了规矩,她只好回家。

这件事上,云扣子没能强过她的结拜哥哥。

年底,云如海大婚。他没有让云扣子回来,也禁止别人谈论婚事的确切日期。但是大婚前夕,云扣子还是预感到了。她颇像一头触觉灵敏的蜘蛛,或者一头嗅觉灵敏的野兽。她还是一只鸟,能从四面八方吹来的风中感受到危险。但这一晚她还是睡得非常踏实。她是个农村孩子,从来不去多想什么。难挨之夜被她轻松地度过了。第二天,屋外传来喜气洋洋的唢呐声,她睁开眼睛,听了一下,又睡去了。

她睡了整整七天七夜。

第五天上,她被邻居发现,但她拒绝醒来,更拒绝吃喝,还是迷迷糊糊地睡。医生不能给她施行补液,因为她的静脉已经干瘪得无法插进针头。

云如海只能出现了。他走进云扣子那个凄凉的小屋子,把她抱出来,送到了镇医院,一直沉默地陪着她,直到她脱离危险。他铁青着脸,显得很无奈。

新娘子在家里伤心地哭了一场。这种事,碰到谁都会哭的。问题是,她是个不该伤心的新娘子。村里的人都议论说,云扣子这一回强过了云如海。她赢了。她到底是强盗头子的后代,做事也是响当当的,斩钉截铁的。

几年过后,云如海接下老父亲的小厂,发家致富,成了这一方有名的老板,他带着妻子以及两个弟弟,经营着若干赚钱项

目。他还有一个虎实的儿子,将会是家族事业的接班人。

云扣子单身只影,还是一个人。她拒绝任何走近她的男子。谁都看得出来,她还想回到云如海的身边。她在耐心等待机会来临。

从窗户里望出去,云家兄妹已到岸边,云扣子把船横在了湖边。云扣子的姿态很迷人,举动之间颇有节奏感,风韵十足。她还挎着枪。湖边的女人都适合挎枪。

郁厂长说:"这杆枪,当年云厂长费了好大的心思才从公安那里弄出来。"洪老板一边吸雪茄一边说:"我看他将来会伤在这杆枪底下,这杆枪不吉利,我闻到枪上有一股血腥气。它还想喝血。"老板娘赶紧"嘘"一声,中止了这个话头。

云家兄妹并不马上到茶馆来,云扣子拿出一把笛子递给云如海,云如海坐在湖边,吹起笛子来了。云扣子坐在他旁边。看不出他们之间的对抗,看不到什么将被毁灭,一切都生动,仿佛都在建设之中。于是我猜想:也许是爱消除了怨恨。

湖水一望无际,这个季节,这里出产有莲蓬、藕、菱角、白果、枣子、橘子、蟹……女人,这个季节的女人是最漂亮的,因为女人在收获的时候心情最为恬静。

傍晚六点多钟时,月亮从东边升起来,油油的,黄黄的,不像秋天的月亮。令人想起春暖花开的时候,空气里含着暧昧的、怀春的气息。就在云如海吹笛子的过程里,月亮渐渐升起在空中,眼看着它白了、冷了、瘦了。空气也变得洁净,略带一丝寒意。

冷而瘦的月亮,是秋末的月亮。

第二次见到云家兄妹,是在八年以后。虽然同在一个地区办厂,但他的厂离我最远,我们做的也不是一个行当。这期间,我又听说云如海携着家眷到邻近的一个城市发展去了,云扣子

也跟着去了。我的厂几经搬迁,最后又搬回到了湖边。这是二〇〇三年的冬天,厂里的机器正式开动的那天,冷到了零下六度,在我们这个亚热带季风性的城市里,这是不常见的低温。我养的月季花,昨天夜里忘了收进来,所幸它还活着,花朵红艳艳的,令人惊叹。月季花的边上,荒芜的草地里,有一株被人遗弃的白梅,此时开了一树的白花。

天空混浊,不见云彩。太阳悬在头顶上很高的地方,银白色的,平面的,像一个纸做的月亮。站在一树烂漫的白梅花下,看白色的太阳,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。

傍晚,发生了一件真正匪夷所思的事:云家兄妹投奔我来了。

我一时并没有认出他们,看得出来,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我的厂区。当时,门房老张跑来告诉我,有一个妇女背着一个老头子跪在门口,请求收留一晚。门房老张还说,这两个人浑身是血,肯定是被仇家追打而来。而且,他们一路上已被人拒绝多次。这种样子的人,别人是不敢惹的,所以最好不要收留他们。

我跟随老张走过去,一眼就看见了一个女人,她披头散发,跪在铁门的栅栏前,脸朝着西沉的白太阳抬起。她凄凉的样子深深打动了我,我明确地感到,她的凄凉不是软弱无力的,她的刚强触手可及。

然后我看清了她手上拄着的东西:一杆猎枪。

我认出这是云扣子。八年以后的第二次见面,她的变化很大,她成了一个黄而胖的妇人,但是她的悲哀还是美丽的。一个拿枪的女人,一个背负着亲人逃难的女人,她疲惫而绝望,希望生活中会有奇迹发生。她脚下躺着一个人——云如海?

确实是云如海。

我收留了他们。

八年前,"红"茶馆的洪老板曾经断言:云如海将伤在云扣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

子的猎枪底下。事实恰好相反,云扣子用枪救了云如海。原因是:云如海的妻子伙同了他十八岁的儿子和他两个弟弟,把他从家里赶了出来。云如海工作上独断专行,又想减少他们名下的股份。这里发生这种事我并不奇怪,他们都是湖盗的后代,风花雪月并不能掩盖明火执仗。一些要人命的事突然就发生了,毫无预兆。

那天是云如海的生日,他的两个弟弟下午五时到他家里给他贺寿。两个弟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,云如海的妻子也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他们始终不说一句话,也不互相递眼色,阴沉,忧心忡忡。他们早就策划好了阴谋,就是不知道时机在什么时候到来。

云扣子在厨房里。云如海的儿子五岁过生日大宴宾客时,家里需要再添一个保姆,她以保姆的身份得以再次回到云如海的身边。

云如海是晚上七点多才到家的,他看了看一桌子的菜肴,又看了一眼客厅里等候他的众人,上楼去了。他一直没有下来。到八点钟的时候,云如海的妻子来到厨房,命令云扣子:"你去叫他下来。"云扣子转过身去背对着她:"我还要烧一个汤。"云如海的妻子冷冷地说:"今天没有人想喝你的汤。"

云扣子脱下罩衫,泡了一杯云如海爱喝的绿茶,双手捧着,来到二楼云如海的卧室。卧室的门关着,云扣子看见这扇门,心中惊了一下,猛然记起一件事,差点把茶打翻了:有一天夜里,她梦游了,从一楼上到二楼,就是停留在这扇门前。第二天她醒来时,恍惚记得夜里曾经做过一件什么事,但是无论如何想不起来究竟做过什么事。今天她看见这扇关着的门,仿佛旧梦重温,记起自己如何从床上起来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绸睡衣,赤着脚,飘飘然的,肉体附在灵魂上,灵魂又依托着蓝睡衣,对眼睛里闪过的物件都视而不见。最后,久久地停留在这扇门前。这是

一个值得怀恋的时刻，在梦游里，她的爱情没有痛感，没有欲求，也没有恐惧。她的爱脱离了琐碎的尘世，单纯、空灵，小如针尖，又大到无垠。

奇特的命运在作怪，它让云扣子在这时候重温了那一夜的梦游之景，这种温习产生了如此后果：云扣子会为云如海赴汤蹈火，死而无憾。

云扣子敲门，进门，奉茶，赔小心说着一两句话，她做着一系列的动作，云如海却始终坐在书桌前，不说一句话，他根本就不会想到一个阴谋早就等着他了，他自信，有时候十分自大。后来他蓦地站起来，大踏步到楼下去了。

片刻之后，楼下响起剧烈的打斗声。

这是一场为了利益分配引发的家族内部争斗。形势完全是一边倒。当云如海从楼上下来时，他儿子听见父亲的脚步声，首先从他的屋子里冲出来，小牛犊一样，狠狠推了父亲一把，然后，他一拳击在父亲的脖子上。这些动作他做得轻轻松松，因为他父亲花了钱请教练教过他。他本来也爱父亲，但是他更爱母亲。母亲让他选择一个爱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母亲，舍弃了严厉的父亲。他打了父亲一拳之后，两个叔叔热血沸腾，挥拳上来替他压阵。

云扣子看见了这一幕，马上回到楼上，到云如海的房里拿出猎枪。她现在已经发福了，脚步和她的表情一样迟缓。但她胸有成竹，从容淡定，她举起枪，一枪把天花板上的吊灯打落在地。退回若干年，她就是个打家劫舍的女湖盗，一个女亡命之徒。所不同的是，湖盗杀人为钱财，她为爱情。

晚上，我在家里吃好晚饭，惦记着投奔来的云家兄妹。他们住在厂里，与门房老张暂时住在一起。我打了一个电话给老张，老张对我说，他们已经从医院里回来了，女的没大碍，男的断了

几根肋骨，在医院做了固定，也回来了。他们喝了老张煮的赤豆稀粥，就像吃了回魂丹，眼神炯炯的，不想睡觉。我笑着告诉老张，他们不想睡觉，确实是他煮的赤豆粥有回魂丹的功效。但是还有一个原因，心里事多的人，一定会眼神炯炯的不想睡觉。不像他老张，心里没事，睡觉从来都是一沾枕头就进爪哇国。

我住的地方离厂区不远，走路二十多分钟就到了。我拿上母亲给云家兄妹准备的薄被，徒步而行。快到厂门的时候，天空中现出两道探照灯的光，长而笔直，劈到云上面。它是如此锋利，以至于它每次碰到云的时候，我总是忍不住地要大叫起来。这种莫名其妙的痛感使我联想到云家兄妹，一些关于命运的事。

路上有雾，雾不浓，但是雾珠如细雨扑面而来，我的脸上和身上缀满了水珍珠。我颇像一棵挂满珍珠的树。

看见门房了。屋子周围低低地绕着白雾，屋子像要腾空升起来了。我刚才在想一些关于命运的事，现在又看见如此玄虚的景象，不禁害怕起来，仿佛鬼神之类的东西马上就会出现。突然门房的门开了，云扣子从里面走出来，径直找了一个地方，把自己藏到暗处，身体倚在墙上。她的样子告诉我 她此刻心事重重……

总而言之，这是个多愁善感之夜。

我过去问她："雾气这么大，怎么站在门外？要淋湿的。"

她转过身来回答我："我算想明白了一件事，你是人家手背上的肉，就不可能长在人家手心上。"

这句话任谁听见了都会笑，所以我笑了起来。我告诉她，做人家手背上的肉就很不简单了，有些人过了一辈子，只是他自己的肉，生长、腐烂、毁灭，只与他自己有关。如果你是人家手背上的肉，就应该感谢老天爷，让你一不小心幸运地成了人家手背上的肉，你这一辈子就与这个人血肉相连了。世上只有少数人有这个福气。

云扣子想了一想，一拍手，说："你说的大道理我都懂，你说得对。我就是恨我自己为什么是云扣子，为什么不是你？"

这句话说得促狭，让我收起了笑容。我转回去问她："刚才为什么生气？从屋子里跑出来了？""啮，"她放开喉咙几乎叫起来，"他叫我住出去，我睡在地上他都不让。有这么霸道的人？我拼死拼活地把他拖出来，就落得这样下场。这个知恩不图报的家伙。"

我走进屋子。云如海躺在床上不能动，把头转过来苦笑着，说："你看看，她把声音调得这么高，就是想把我气死。说是救了我的命，还不是想叫我死在她手上。你过来，一枪打死我算了。"

云扣子在门外说："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我别有用心。想叫你死的不是我，是别人。"

云如海说："别人没把我气死，你想把我气死是不是？哼，气死了我，你就没哥了。"

因为云如海坚决不让云扣子与他睡一个屋子，我只好让老张睡到他亲戚家里去。这样，两小间门房，云家兄妹一人睡一间，当中有个门隔着。

我在云如海的小床边坐了一会儿，主要商谈了云如海的家庭"政变"。我建议他诉诸法律，但是云如海笑起来，这个强悍的男人有他自己的生活规则，他的话让我印象深刻：

"法律？法律不能改变我。我也不想要它的帮助。"

就是说，他的命运不想交给任何人，哪怕他从中得到好的结果。

那么，他是否可以拒绝云扣子的帮助呢？回答是否定的。他受了伤，心灵和身体双重的伤。其实，现在的云如海，光从外观上看也不能说是强悍的了。这几年中，他的外形和云扣子一

样，变化很大。不同的是，云扣子像发酵粉一样发大了，而云如海变小了，有干枯之嫌。想来这几年他的生活并不顺畅。

过了一个星期，老张打起包裹走了。他说家乡的老伴总是想他，想他的时候会哭鼻子。他今生余下来的时光该给她了。我感谢老张做了这个决定，他是个好人。

云家兄妹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家族的骚扰。他们既然自认失败，别人也就给了他们一条生路。老张走后，他们成为新的看门人。他们愿意接受这一位置，并对我收留他们表示感激。

云如海在床上躺了许多天，到他不得不起来的那天，他首先在云扣子用的镜子前照了一照脸，沮丧地对云扣子说："你看上去像一头壮牛，我就是壮牛旁边的小羊儿。"

云扣子想了一想，说出一句温存的话："你在什么时候都是我心里的壮牛！"这句话除去温存，还有着莫大的恭敬。她为说出口的这句话既害羞，又感动，半晌动弹不得，更别说眉目传情了。当她的情绪恢复到正常的时候，心里不由得一阵高兴，仿佛云开日出。于是她哼着小调，拎了一只竹篮子去采购东西去了。云如海看着她的背影，一直到看不见为止。他想：你是壮牛，我也是壮牛。那么谁是真正的小羊儿？

这一天大家都觉得高兴。云扣子在街上转悠了半天，竟然什么也没买成，光买了一杆笛子，一块红丝巾。红丝巾包着笛子，放在大竹篮子里，云扣子嘴里哼着歌，像拎着一块金砖一样拎回来。云如海把红丝巾围在脖子里，轻轻吹了一曲《茉莉花》，乐声清越，一波连着一波，厮赶着，在空中欢欢喜喜地缠个不休。吹完以后，他把笛子钻了一个洞，挂在墙上。云扣子笑眯眯地看着他做这事，也不问为什么。

既然他俩如此浪漫主义，我索性为他们起个哄。晚上，我让云扣子买了两箱啤酒，多炒了几个菜，叫上厂里的几个负责人，聚在小食堂里喝酒，大呼小叫，庆祝看门人云如海康复如常，庆

祝云如海和云扣子大难不死，喜结连理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

我想起云扣子拿枪时的样子，真心地恭维她就是中国的卡门。这个中国的卡门喝了大量啤酒，酡颜迷人。酒喝多了，她现出原形，一手搭在她的干哥哥肩膀上，一只手举着杯子，还在不停地找人喝酒。

云如海称他身体不好，推开云扣子的手，先回屋里睡去了。我发现他几乎没有喝酒，也不跟随大家狂欢。

他没有睡着。他的耳朵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。他听见众人在起哄，又笑又闹，声音在风里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，忽然远了，忽然近了，风像喝醉了酒。后来又有人在厂门口放炮仗。他知道这是大家最后一个狂欢项目，云扣子马上就要进来了。他的心出奇地安静，出奇地安于命运，也比任何时候都坚决。

云扣子进来了。他心中一热，想着这个女人为自己付出的一切，想着自己坚持的东西也许不值多少钱。

云扣子直接走进他的房间，脱下衣服，钻到他的被窝里，舒心地贴紧他的身体。她还深深叹了一口气，好像迷了路的孩子，终于找到了家。然后她安静地喘着气，气息里一股酽酽的酒味，温暖而刺激。云如海的气息被淹没得无影无踪。

云扣子拉拉云如海的手，云如海不动。云扣子拉起他的手放到自己嘴巴上，他感到女人嘴唇上的温暖，他的手神奇地变得暖和起来。但是他的心还在提防着什么，他的心变得十分敏感。

云扣子等不及了，她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为此，她的头发已经花白，眼角边刻满皱纹。她猛地坐起来，笨手笨脚地替云如海解衣服，喘着粗气，心里的潮水汹涌澎湃。她忙乱了一番，发现没能成功地替云如海解开衣服，一急之下，索性骑到云如海身上去了。她的姿势像男人一样带着莫大的自主性。问题是，云如海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一个女人侵略他。尤其是现在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